

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九久读书人倾力推荐

SHIJI JINGCAI
SHENMI XIAOSHUO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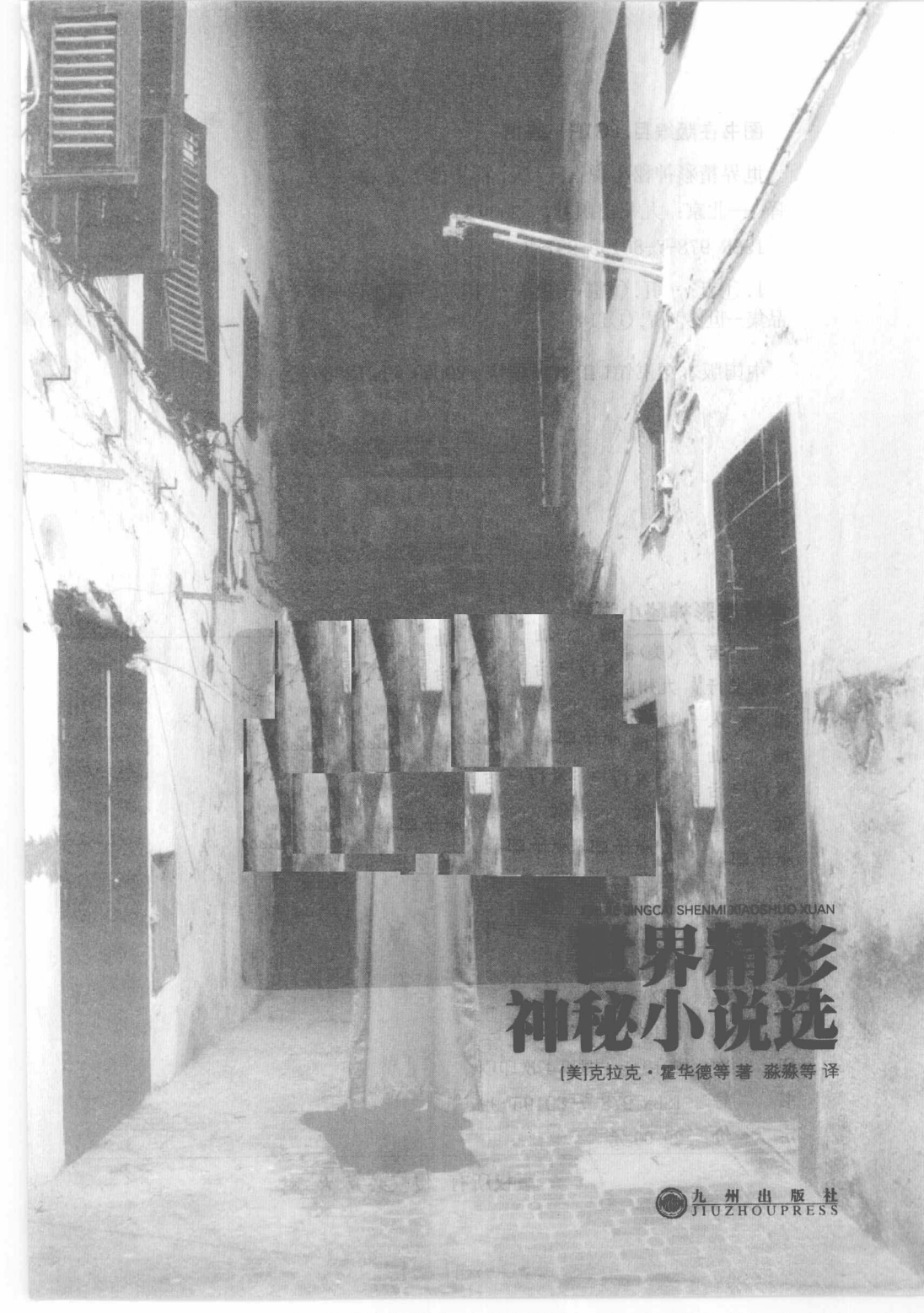
世界精彩 神秘小说选

17位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

[美]克拉克·霍华德等 著 淼淼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世界精彩
神秘小说选

[美] 克拉克·霍华德等 著 淼淼等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精彩神秘小说选 / (美) 霍华德等著; 森森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195-997-3

I. ①世… II. ①霍…②森…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2864号

世界精彩神秘小说选

-
- | | |
|-------|--------------------------|
| 作 者 | (美)霍华德等 著 森森等 译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徐尚定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0/2/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邮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
| 开 本 | 890×124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12.5 |
| 字 数 | 302 千字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80195-997-3 |
| 定 价 | 29.00 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神秘到令人窒息的快感(代序)

神秘小说是一种涵盖面很广的小说类型。英语中把这类小说叫做“Mystery Story”。从广义上说,一切犯罪小说、侦探小说、恐怖小说、悬念小说和怪诞小说都可以被归类为神秘小说。因为它们都具有扑朔迷离的情节,紧张刺激的场面和诡谲神秘的氛围;从狭义上说,它代表了英美通俗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尤其是在当今,神秘小说涉及的题材更为广泛,视角更为独特,技巧也更加娴熟,成为世界众多读者追捧的小说样式,尤其是短篇神秘小说,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读者的青睐。

神秘小说诞生于十九世纪,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由于它自身的魅力,一百多年来,它从文学中的“弱小民族”发展到今天的繁荣景象。不仅作品数量惊人,风格流派也异彩纷呈,佳作常常包揽世界各国畅销书榜。世界级的大作家不断涌现,知名度堪与好莱坞明星相比。那么,神秘小说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呢?推动它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呢?世界著名文学批评家托马斯·昆西是第一位关注并且阐述这类小说美学价值的人。他认为这类想象力丰富的小说,具有一种带来刺激快感的功能。当读者阅读对血腥场面的描写时,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满足感。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和画面,不仅丝毫不会引起读者的恐惧,反而会刺激读者的思维神经,使其专

注于作家独出心裁的情节设计和出人意料的结局。至于罪恶本身,并不能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因为那种罪恶远离现实生活,并不能对读者构成威胁。相反,诡秘莫测的情节和百思不解的悬念却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完成一次对读者智商的检验。实际上,神秘小说是一种非常难写的小说,要想写短篇,更是难上加难,的确是在考验作家的结构能力和逻辑能力。用“凤头”“猪肚”“豹尾”三个词约定短篇小说的创作要领,恰如其分。但是如果把这样的创作理念移师神秘小说创作,恐怕还远远不够。神秘小说主要强调的是对故事的想象力和丰富信息的传达,在有限的篇幅内体现结构张力的大开大和。作家要用怎样的脑力,花怎样的心思,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人统计过读一篇短篇神秘小说大概需要二十几分钟),讲完一个由于嫉妒、仇恨、贪婪、欲望、愤怒等等而引发的谋杀故事呢?本书所选的小说不仅仅做到了上述的几个要素,而且在创作流向上表现了新的趋势,相比传统的神秘小说有了很大的改观。作家的兴奋点并不在于铺陈血腥的场面,描述残忍的杀人手段,抑或是找出犯罪动因;也不急于打开“是谁干的?”“何时会干?”这根无法放弃的阅读链条,而是在智慧二字上做文章。无论这个“智慧”是颁发给凶手,还是正义的形象的。传统的神秘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节:有人惨遭谋杀,凶手则逃之夭夭;疯狂的连环杀手作案累累却难以将其绳之以法;行凶者见财起意;或企图掩盖其见不得人的丑恶行径,于是铤而走险……在我们所选的小说中,这样的情节已经不是小说的主体,更多的则是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的交融,这是神秘小说的长足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经济高度发展下的社会图画,看到了人们来自各方面的生活压力所繁衍出的种种罪恶。小说用精彩的故事,丰富的信息量,超乎寻常的想象力,

讲述了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案件和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犯罪；也讲述了沉重的压力下所产生的心理变异，高科技信息技术更是融入情节之中。例如《喀布尔夜空的蓝调》，讲述了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对双胞胎兄弟的生死情仇，而事件的地点就设置在阿富汗。用短短的一万多字，不仅讲述了为营救孪生兄弟而设计的谋杀行动，更重要的是把世界的最大矛盾用人性的善良予以化解，不能说这不是作家对人性回归的期许和独具匠心。在《杀戮情绪》中，由一名神秘狙击手杀死三个无辜的市民开始，引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中人们的精神问题和道德取向，作家敏锐的观察力令人赞叹。而在《无害的迷惘》中，显现的却是作家超常的智慧，如果不仔细阅读，一定看不出，也想不出故事结局的意味。

本书所选作者都是非常有成就的神秘小说家，世界驰名。如克拉克·霍华德、彼得·洛弗西、唐纳德·奥尔森、劳伦斯·布洛克、爱德华·霍克等，他们都获得过“钻石匕首奖”、“金匕首奖”、“爱伦坡奖”、“安东尼奖”或“阿加莎侦探小说奖”。本书所选作品篇篇好读，故事新奇，玄妙而真实。在繁忙的二十一世纪，没有比短篇神秘小说更适合读者阅读了，因为它是一种最好、最简单、最廉价的消遣品。

希望更多喜爱神秘小说的读者加入到本书的阅读中来。

咖喱

2009年岁末于书斋



目录

杀戮进行时	001	
	045	最后一个5
卡维拉的幽灵	061	
	087	假戏真做
无害的迷惘	105	
	117	烟草桶里的尸体
邻居拉穆尔	143	
	159	戴墨镜的圣诞老人
喀布尔夜空的蓝调	171	
	205	威尔逊招聘记
基督徒杀手	221	
	239	阿波罗神殿里的谋杀
隔壁女孩	259	
	277	抽烟的秘密
致命的圣诞馅饼	285	
	321	藏起来的礼物
穿风衣的稻草人	335	
	351	美洲狮
扩建死亡之门	361	
	375	象牙之争

杀戮进行时

克拉克·霍华德



少年，十颗子弹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他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他死在路旁，他的身体被子弹穿透，他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他的家人和朋友在路旁找到他的尸体，他们感到震惊和悲伤。他的家人和朋友在路旁找到他的尸体，他们感到震惊和悲伤。他的家人和朋友在路旁找到他的尸体，他们感到震惊和悲伤。

克拉克·霍华德，美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杀戮进行时》、《杀戮进行时》、《杀戮进行时》。

十一岁的混血男孩李把头探进小卧室半开着的门问：“昆恩，今天早上你要温切斯特麦格的还是雷姆的？”

昆恩·里弗斯一边穿羊皮衬里的外套一边说：“把塞拉的拿来。今天我想让你试一下两百码。”

“真的吗，昆恩？”男孩的声音显得很兴奋，“不骗人？”

“把塞拉的拿来。”他指的是塞拉牌 190 粒药弹药筒。

李从门口匆匆忙忙地走了，甚至没有瞥母亲一眼。他的母亲正在床上睡着，黄褐色的头发散开来，如同泼墨一般铺在枕头上。她叫维罗，是苏人^①血统，看上去比二十七岁的实际年龄苍老一些，因为她从青少年时期就一直酗酒。李是她的独生子，是她和一个白人牛仔生的私生子。李只见过父亲一次，那是在昆恩收留了维罗和李之后一年左右。有一天，牛仔开着道奇小卡车飞速地来了，声称要见维罗。昆恩命令牛仔离开他的地方。他平静地说只要那家伙再回来就杀了他，然后把他的尸体埋在居留地。他就再也没来过。人们知道昆恩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侦察狙击手，在越南和之后执行的特殊任务中总共杀了六十七个人。昆恩·里弗斯发出的死亡威胁可不能等闲视之。

昆恩离开卧室前把被子拉过来盖在维罗裸露的胳膊上，又把几缕散落的头发从她的脸上拨开。他一边穿过厨房，走过他和孩子的早餐盘子，一边戴上宽边的羚羊皮帽，然后走了出去。李从和房子相连的棚子里出来迎上去。他背着背包，扛着改装过的雷

①：苏人是北美大平原印第安民族或民族联盟，操苏语。——译者注

明顿 40 发来复枪和一盒塞拉弹药筒。他们一起走出去，穿过冰封的蒙大拿大地，朝一英里以外的舌头河走去。

他们住在北沙伊安居留地的东北角上，房子是昆恩从越南回到真实的世界之后自己修建的。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居留地上住过，一开始，部落的议会不喜欢让一个有八分之七白人血统的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房子。但是昆恩带着自己的本土美国人宗谱到了议会的开会现场，说：“我血管里八分之一的沙伊安血统可以追溯到达尔·奈伊弗那里。今天参加议会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来烦他。达尔·奈伊弗就是带领族人从受人鄙视的阿克拉荷马居留地长途跋涉回到了蒙大拿这片伟大的精神家园的部落首领。

昆恩和李到了窄窄的覆盖着冰雪的舌头河，转弯沿着河岸走向一片光秃秃的大齿杨，他们每天都用其中一棵当打靶的柱子。他们踩在河床上生长的已被冰冻的蓝色格兰马草上，嘴里呼出一团团雾气。李努力模仿昆恩走路的姿态。他们为都有印第安人的血统而感到自豪，尽管两个人分属不同的部落。

到了树林里，昆恩从衣服里边的口袋里拿出纸板做的靶子打开，用大齿杨上边本来就有的钉子固定住。然后他们转身离开那棵树，朝远处的州道走去，很快就到了昆恩先前放了一块石头的地点，这里离靶子恰好两百码。

“上子弹。”昆恩对男孩说。

李放下背包，脱了大衣，把大衣里朝上铺在地上。他装好子弹，调整背带，坐在大衣上，脚跟抵在封冻的地上，举起了武器。右眼对着望远镜瞄准具，把射角从一百调到两百，仔细注视着双标线即叉丝，直到叉丝成正十字。

“准备好了。”他说。

“调整呼吸，发射第一轮。”昆恩说。

李吸了一口气，吐出来，又吸了一口，吐出来；深吸一口气，

吐出来，又深吸了一口气，吐了一半，屏住呼吸四秒钟，然后用右手食指的第一节扣动了扳机。枪声像牛鞭一样在稀薄的空气中响起来，很快就伴着回音消失了。

昆恩教了男孩一个小时，然后让他展开软皮，拆卸并擦拭步枪。在他擦拭的过程中，昆恩替他拣起了铜管。步枪重新装好之后，李拉开背带交给了昆恩。

“车来了。”昆恩说。

李迅速地拍打了几下大衣，把午餐盒和课本收拾好。“希望我的成绩很好。”他热切地说。

“今天晚上就能看见了。走吧。”

“再见，昆恩。”

“再见，李。”

昆恩目送他跑步穿过草地，去等载他到阿什兰德上学的黄色巴士。然后他把步枪背在肩膀上，走到大齿杨林去取李的靶子。环数非常好。都打中了靶心，在四五个圈的位置。昆恩知道，总有一天中靶的地方都不会超过一个银币大小的范围。这孩子的眼睛真的有那么好。

昆恩开始往家走。在这个高大、独自一人的男人四周，蒙大拿平原一片沉寂。

芝加哥位于两百英里以外，这座城市正在干燥、严寒的冬季的控制之下。本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夜晚，密歇根湖边寒风凛冽，芝加哥交通局地铁系统的黑人司机杰夫·霍金斯下班之后正匆匆忙忙地赶回他位于南部的家。刚到住宅楼的门前，黑暗中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就一枪打中了他，他的脑袋顿时就开了花。

第二天，警察局的发言人说从理论上推断很可能是开车路过的犯罪团伙射击误中了目标，错杀了人。

二月，这一次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在城市的北部，

一位名叫爱德华·朱可的白人理发师锁好了小店的门，沿着劳伦斯大街朝停车的地方走去。还没到车前，一颗步枪子弹便命中他的太阳穴，上面半个头被削掉了。

这一次警察在公开场合预计道，既然朱可一直是个众所周知的赌徒，被杀可能和欠债有关。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警察却知道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杀死白人理发师的子弹和一个月前杀死黑人地铁火车驾驶员的子弹来自同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低调的调查工作已经展开了，旨在查明两个被害人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

“神啊，让我们祈祷他们之间有联系吧。”警察局负责凶杀案的头儿大声祈祷说，“因为如果没有联系……”

他根本没必要说完这句话。

时光轮转到了三月。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芝加哥警察局的一小队便衣侦探不声不响地出动了。他们遍布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唯恐前两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和最后一个星期五的那两次凶杀案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是一种模式的开始。然而狙击手却没有搞袭击。

相反，第二天，这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城市西部一个卖酒的小店里，波多黎各裔伙计安吉尔·莫林纳正在整理靠近店门的货架。一声枪响，小店前墙上的窗玻璃粉碎，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耳，他的头被炸开了。

那一刻，几个警察小分队离那儿都只有几个街区，这个地区立刻就被封锁了，他们展开了拉网式的盘查。无数的路人和驾车的人在交通信号灯前被拦住，他们都接受了问讯，没有一个显得有嫌疑。第二天，警察发言人称警方猜测是西班牙黑帮的成员所为，因为店主拒绝支付保护费。

这是警察又一次掩饰实情的借口。第三次凶杀案的子弹和前两次一样，来自同一支步枪。

警长丹·卡西迪和刑侦处的队长们会见了亨利·西尔斯。亨利是警局主要的计算机分析员，被委以调查三个狙击受害人之间是否有联系的任务。他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弱不禁风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由于完全生活在人造光源下，脸色是病态的。

“有什么发现吗，亨利？”卡西迪警长满怀希望地问。

“一无所有。我一直查，已经查到了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绝对没有任何联系。”

一时间，房间里笼罩着沉重的寂静，这一群人面对着一个残酷的事实：一个狙击手在这个城市逍遥法外，而警察没有掌握一丝一毫有用的线索来找出这个人。唯一能够辨别得出的模式即凶杀分别发生在各自所在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可能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模式，不过是巧合而已。现在看起来事态糟糕到了极点：凶杀是随意的。

那天晚上，疲惫不堪又垂头丧气的丹·卡西迪去喝了一杯，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老朋友马丁·贝拉梅博士。贝拉梅博士是西北大学的犯罪学教授，偶尔也做警察局的特殊顾问。“马丁，我的面前是一堵砖墙。”警长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受害人联系起来；联邦调查局无法找到子弹的来路；我们所有的线人也都一无所知；而我们面临的现状是四月的最后七天里，这个狙击手还可能搞袭击。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认识的某个人可能有能力帮忙。”贝拉梅主动说，“我强调‘可能’这个字眼。这个人曾经是海军陆战队的反狙击手，工作就是设法追踪丛林里的狙击手然后把他们揪出来。当然，你一定要给他全方位的豁免权以及发现狙击手就歼灭的权力。”

“这个我能安排，”卡西迪向他保证说，“你认为他会接这个活吗？”

“可能吧。离开海军陆战队以来，他偶尔也受雇除掉劫持飞

机、监狱或者人质的人。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从来不动声色，杀人无情不后悔。”

“你怎么认识他的？”卡西迪好奇地问。

“我儿子在越南战场上为了救他死了，”贝拉梅说，“他想报答我。”

贝拉梅没有事先通知昆恩就乘飞机到了蒙大拿，然后坐出租车去了昆恩在居留地的房子。维罗坐在前廊的台阶上用贝拉梅看来像一块骨头的东西梳理着齐腰长的头发。李正在往一张彩色美术纸上堆草原上的干花，完成学校布置的科学作业。他们俩都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看着马丁·贝拉梅，只有印第安人才会那样盯着一个白人。

“打扰一下，”他不舒服地说，“我找昆恩·里弗斯。”

“你好，博士。”昆恩边说边从房子里走出来。

“昆恩，你在呀。”贝拉梅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我想和你谈谈。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们一起走出去，到了草原上。维罗和李注视着那个白人老头儿说着、做着手势、点着头，而昆恩仅仅是停下了脚步、抱着膀子、表情无法看透。除非是和维罗、李在一起，否则他就是面无表情。

半个小时以后，他们回来了。贝拉梅坐在车里等着，昆恩走进房子收拾行李。他说：“我要离开一阵子，会尽快回来。”

昆恩告诉李在自己回来之前不要去上学，给他下达了严格的指示，告诉他如何照顾喝多了的母亲，并且确信男孩知道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的白人父亲发现你走了来惹我们怎么办？”男孩问。

“开枪打他。”昆恩说，“打他的膝盖骨。然后报告部落的警察。他们会保护你不受白人法律的惩罚。”

昆恩整理好了行李袋，里面装的一半是衣服，一半是拆卸开来的枪支和弹药。他吻别了维罗，拥抱了李，上了自己的切罗基吉普车，跟在马丁·贝拉梅的车子后面开往比林斯的飞机场。

在芝加哥，贝拉梅带着昆恩见了卡西迪警长。当时警长的办公室里有个妇人，穿着时髦又得体，眼神坦白而直接。昆恩见过卡西迪之后，局长把他和贝拉梅介绍给那位妇人认识。

“先生们，这是丽塔·邦德医生。邦德医生是精神病专家，她认为她可能知道我们要找的狙击手是谁。”

丽塔·邦德向昆恩和贝拉梅讲述了下面的情况。“我经常在这个城市举办的各种专业研讨会上做关于人际关系的演讲。这些研讨会是向大众开放的。一次，一个叫布莱克·泰勒的年轻人参加了研讨会。他二十五六岁，非常英俊，有魅力，显然也比较富有。研讨会的第二天，他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约我见面。我和他见了面，还同意做他的私人医生。没过多久我就断定他患有狂躁与抑郁状态交替的精神失常，这使得他的情绪会出人意料地从高度兴奋转换到消沉易怒。我认为造成他情绪极度消沉的潜在原因是困扰他的某种回忆。我看这种记忆在本质上可能是性，可是还没等我掌握确切原因并开始治疗，他就突然不再来见我了。”

“对于他的情绪有一种情况使我印象很深。有时候我引导他谈论步枪和精确射击就能使他摆脱抑郁的情绪。他曾经在新病人申请表上把这个列为他唯一的兴趣。很显然，他对这个方面的了解很多；就我个人而言，他说的我都不怎么明白，因为一切都那么专业。但是他频繁地吹嘘自己的长距离射击多么精确。因此，我看到新闻里一个，又一个，然后再一个杀人案时，就决定还是跟当局的人说说。我和布莱克·泰勒当然具有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保密关系，但是正如我向卡西迪警长解释过的那样，如果医生认为病人危及到了公共安全，国家法律就允许我免受这种关系的制约。”

“还有其他怀疑的理由吗？”贝拉梅博士问。

“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丽塔·邦德回答说，“只是一种感觉。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如果我们讨论起枪支和射击，他就会渐渐地变得先是坐立不安，继而易怒，最后怒气冲冲。他会谈论起宰杀是多么容易，兔子、狼、丛林狼都很好杀。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杀人，可我感到他在考虑杀人。几乎就像是正在形成某种杀戮情绪。”

“杀戮情绪，”贝拉梅博士静静地沉思着，“真有意思。”

总部大楼的另一处，亨利·西尔斯手里拿着一张打印的东西离开了计算机室，匆匆下楼赶往礼堂。礼堂里闹市区的下一班警察正在做值班前的准备。他站在大厅里等着，一个个警察鱼贯而出，安吉拉·德摩纳出现了，他叫住了这个熟悉城市生活方式和世态的女巡警。自从她两个月以前从北部调过来，亨利就一直在追求她。

“你好，安吉拉。”他有些害羞地说。亨利从来就不擅长和女孩子打交道。

“哦，你好，亨利。”

“嗨，我弄了两张星期五晚上看斗牛的票，位置也很好。想去吗？”

“嗯，谢谢你邀请我，亨利。可是我还有别的安排。”

亨利注意到几个身强体壮的巡警走过去时脸上带着恶意的笑。“又忙啊？”亨利说。他淡淡地笑了笑，又说：“安吉拉，有时候我想你并不喜欢我。”

“你看，亨利，我并不是不喜欢你，对吧？这是类型的问题，你知道吧？我欣赏的类型，哦，是另外一种，你明白吧？”

亨利点点头。“你的意思是说你喜欢高大强健的？中学参加足球队的？像西尔威斯特·史泰龙那样头发浓密的？”

“你看，根本具体不到什么个人。”安吉拉说，她已经有些不

耐烦了。

“我理解。”亨利对她说。他耸耸肩，“或许我会退出。”

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走到他们面前问：“安吉，能走了吗？”

“我得走了，亨利。”

“当然。”

安吉拉和他的巡逻搭档走了，亨利听到她的搭档说：“嘿，安吉，尼克星期五晚上要在家里办一次聚会看电视转播的斗牛。想去吗？”

她们走远了，亨利听不见安吉拉的回答，但是没有关系。他知道答案是什么。他神情沮丧地朝电梯走去。

几分钟之后，在卡西迪警长的办公室里，亨利拿的那份打印的东西摊在咖啡桌上，他正给警长、贝拉梅博士、邦德医生以及昆恩·里弗斯讲自己查找的结果。

“一无所获。”他沮丧地说，“我能接触到的所有的数据库都找过了，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邮政检测、社会保险、政府的所有分支机构、联邦和州级的法庭纪录、州级机动车纪录、出生和死亡纪录、国务院护照纪录、州级结婚证颁发处等等等等，就是找不到布莱克·泰勒。哪儿都没有这个家伙。他就像个密码，就像不存在一样。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事。”

卡西迪警长签订合同任命昆恩·里弗斯为警察中尉，并派亨利·西尔斯全力配合他工作。丽塔·邦德医生同意只要能抽出时间来就做他们的顾问。他们三个人在附近一所公寓里着手干了起来，这所公寓本来是专门留给受保护的证人和线人在审讯期间使用的。

他们开始日夜绞尽脑汁破解谜团，所有的人都深刻地意识到时间正在溜走，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就要到了。亨利相信狙击手会在一个月最后七天的某一天动手。

“不会是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天，”他说，“他已经在这些